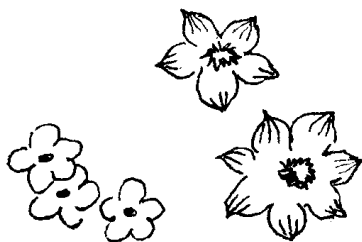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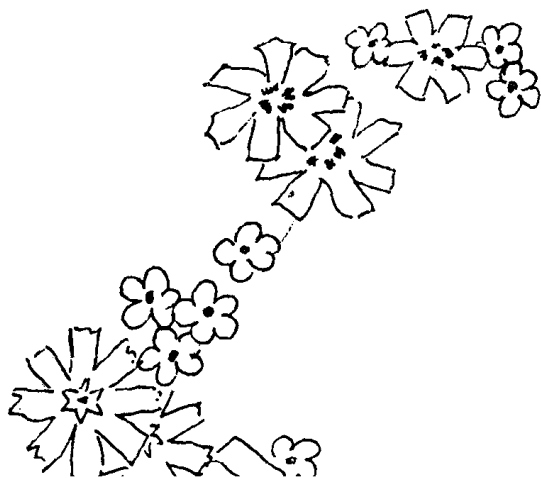


1287.4/147



留下了指纹的孩子

毛志成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里有十篇小说、一篇散文。

这些作品接触了不少新的矛盾，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我国少年儿童近十几年来思想变化过程。作品以正面讴歌少年儿童的美德为主，同时也对某些有害于新生代成长的社会现象做了必要的揭示和针砭。

其中，《眼睛》、《谁真象妈妈》、《小姨子》、《功臣马》、《留下了指纹的孩子》，侧重地表现了在十年浩劫中，少年儿童通过自己的观察分析从而认识事物的艰苦过程，并赞扬了他们纯朴正直的美德。《捞》、《惊险故事影片的续集》反映的内容兼跨粉碎“四人帮”前后两个时代；《未来在你手中》、《名字的风波》表现的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少年儿童中新思想、新风尚的萌芽。散文《听来的故事》则侧重歌颂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品格。

这些作品构思新颖。作者颇具匠心地塑造了不同性格的儿童形象，很有时代特色。

封面设计：成 诗 白

插 图：关 巍 晁锡弟

魏钧泉 郭予群

冯贵才 樊海忠

留下了指纹的孩子

毛 志 成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5印张 82千字

1981年9月北京第1版

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8,000册 定价0.35元

目 次

留下了指纹的孩子	1
眼睛	11
谁真象妈妈	39
小姨子	63
功臣马	76
捞	86
惊险故事影片的续集	108
未来在你手中	124
名字的风波	138
看押者	145
听来的故事	149

留下了指纹的孩子

事情虽然发生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代，但引起人们重新回忆往事的那件事，却发生在一九七七年春季。

市公安干警学校侦缉专业要招收新生，文化要求初中三年级以上，年龄的最低要求是十五岁。

这个消息，搅得许多孩子的心都呼呼直跳。

白色的公安服，早就伴着许多惊险故事的电影、戏剧、小说的流传，在孩子们的心头闪闪发光了。

侦察员，这是多么有诱惑力而又令人神往的职业啊！

据说，柳镇中学也分到了一个名额。

消息传来，好多学生涌向了教导处，都尽力把自己的手举得比别人高，使自己的喊声比别人大：

“吴主任，我报名！”

“我报名！”

“我也报名……”

吴主任劝大家回去，说这事还要研究研究。

“有什么可研究的！”随着这一声喊，吴主任的桌子底下钻出一个男孩。这男孩生得嘎眉嘎眼儿，一看就知道十分调皮。你想，他为了抢先报名，竟悄悄钻到吴主任的桌子底下，准备一开始报名就钻出来喊“我第一个！”

这男孩听吴主任说“研究研究”，便由于心急，钻出来说：

“粉碎了‘四人帮’，什么事儿也不兴走后门儿，来‘阴’的！有什么好研究的？谁抢在头里谁先报名！反正，我头一个！”

吴主任看了这男孩一眼，眼里闪过了一星诡秘的火花，努努嘴儿说：

“梁小冬，你不要起哄，一会儿……”

“啥叫起哄呀？”梁小冬撇了撇嘴说，“我就腻歪给人扣帽子！今天，大家挤在这儿，不是排队买菜来了，不是买外国电影票来了，是报名当公安战士来了，干嘛说人家起哄？”

吴主任认为，这男孩显然没有听出自己话中的秘密，又进一步暗示：

“侦察员的选择，总得有条件嘛！因为，这是侦察员而不是售货员，能采用这样乱哄哄报名的方法吗？”

“怎么不能呢！”梁小冬还是没有被说服，“谁爱报谁报，报了还要考嘛！一考，要是人家看我功课不好啦、呆头呆脑啦、身体太‘柴’啦，让我滚蛋，我认了！”

显然，梁小冬列举的三条缺点，他本人都不占。

他的话，立刻获得了争着要报名的孩子一迭声的支持：

“对，报名随便！过筛子、过箩由人家！”

“在报名面前人人平等。”

“吴主任，别犹豫了。”

梁小冬又化硬为软，扯了扯吴主任衣角，涎着脸皮说：

“吴主任，让我们报名吧！你看，大家都急得象想娘的孩子啦！”

吴主任问梁小冬：

“你真愿意当警察吗？”

“不是一般警察，是侦察员。我是冲着这三个字儿来的。”

“好，侦察员就侦察员。你愿意去？”

“谁不愿意呀！不信您问大家，我们从穿开裆裤、过家家的时候起，就盼着有一天自己也象抓特务的电影里……”

吴主任觉得梁小冬会缠个没完，便索性说：

“别的同学都回去吧，梁小冬留下。我要和他单独谈一谈……”

梁小冬以为要受批评，赌气说：

“谈就谈！谁让我曾被公安局拘留过呢？别人吵吵嚷嚷，就是纪律问题；我声音大一些，就是起哄！反正，不让我报名不成……”

恰好，上课的铃声响了。同学们都快地走出教导处，回教室去了。

只剩下梁小冬，撅着嘴站在吴主任面前。

谁想到，吴主任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市公安局寄来的大信封，从中扯出一张公函往梁小冬面前的桌角上一放，梁小冬吃了一惊！只见上面写着：

柳镇中学党支部：

贵校梁小冬同学，于两年前还是初中二年级学生的时侯，曾张贴过反对“四人帮”政治路线的标语，并勇敢地在标语上摁上了自己的指纹。为此，曾被我局第四分局拘留一个月，受了许多折磨。我们除表示向梁小冬同学赔礼道欠外，也希望贵校领导表彰梁小冬同学的革命精神……

吴主任透露，学校领导已经研究，根据梁小冬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，决定推举梁小冬做为这次报考侦察员的人选。

“傻小子，这回满意了吧？”吴主任责备、埋怨着说，“刚才，你还瞎起哄……这个名额就是你的。”

梁小冬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。

他几乎是跳着离开教导处的。他真想在楼道里跑着、跳着喊：

“两年前我挨了那场收拾——赚喽！今天，我是侦察员喽，侦察员喽！……”

他也想：如果有谁不服气，那好，我就要跟你说：

“哥们儿，别计较吧！你尝过挨鞭子抽、挨饿、三天不让睡觉的滋味儿吗？好家伙，他们用鞭子抽还不过瘾，还蘸盐水。你知道吗，我的屁股可是被鞭子专过政啦！那滋味儿，一想起来就使我头发根儿发‘炸’……”

但是，几乎是当天下午，梁小冬又回到教导处。他满脸都是遗憾、失望的神色，低着头，在地上蹭着脚尖儿说：

“吴主任，我琢磨过了。听您的意思，学校要我当侦察员，不是因为我挨了揍，而是因为我贴了标语……”

“那张标语是什么内容？”

“一共七个字：坚决拥护邓小平！”

吴主任更加肃然起敬了：

“我刚到校不久，对学生的情况不了解。哎呀！我过去一直认为你是个调皮学生，光会搞恶作剧。想不到，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个小英雄！这也说明，你的思想是很有水平的。”

没想到，梁小冬却苦着脸、摇了摇头说：

“那，我就不去了……”

“咦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能抢人家的功劳！抢人家的功劳，太‘臭’！我不干……”

“你被拘留一个月，挨了好多折磨，这不是事实？”

“是事实。”

“那，你为什么说是抢了别人的‘功’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——”

梁小冬用澄清事实的口吻，讲了如下的往事：

二

两年以前，时代还是另一番模样。

梁小冬的哥哥梁立夏，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工人。几年来的造反、追形势，终于成了镇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办公室的

领导者，兼全镇民兵司令。

一天黄昏，梁立夏领着一伙民兵，包围了一个胡同口。民兵们大喊着：

“闲人离开现场！”

“闲人离开现场！”

梁小冬是个追热闹的孩子，即使路上有人撞了车，他也要追去看，宁可不上学。加上他是民兵司令的弟弟，哪里都敢钻。

梁小冬挤进人群去看。原来，在一面白墙上，出现了用木炭写的一条“反动”标语：

“坚决拥护邓小平！”

字体很草，歪歪斜斜，肯定是用左手写的。

梁立夏一面派人骑着车到十里外的公安分局去报案，一面派人围住胡同口，不放人进来。这胡同的另一端是死的。

梁立夏气得唾沫星儿直飞，咬着牙骂道：

“妈的，给我们运动抹黑，查出来再说！”

几个民兵也附和着：

“查出来，剥他的皮！”

“好好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！”

梁小冬几年来就知道玩，业余的精力也都用在练习摔跤打拳、养鱼养鸟儿上了。对于什么政治、什么运动，从不感兴趣。别人也不敢批评他，因为他是梁立夏的弟弟呀！

听着哥哥和几个民兵的谩骂以及发誓，梁小冬想：不定又该着谁遭罪了。不过，他又想：这个写“反动”标语的人也是没

意思，管什么用呀！白白招祸！看着吧，一经查出，你还舒服得了！

“往这儿钻什么！”哥哥给了梁小冬一个耳光，骂道：“滚蛋！”

梁小冬跑了。

路上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：

今天上午，他的同学兼好朋友梅小义，哭丧着脸坐在自家的门坎上。梁小冬叫他都不理。

“小义，怎么了？咱哥们儿，有什么话还不好说？”

“问你哥哥去吧！”

“我和他从不说话——井水不犯河水！”

“我们全家就要搬走了！”

“到哪儿？”

“干校！三百多里呢！”

梁小冬知道：梅小义的爷爷是本镇的原镇长。梁立夏为了夺人家的权，并把江山坐稳，整了老头儿好几年。最近，又抓住老头儿当年被邓小平接见过，硬又把人家说成是“右倾翻案风”的代表人物，早就透出信儿要把人家“赶快解决”。梁小冬也偷偷对哥哥说过：

“哥，你有你的哥们儿，我有我的朋友。照顾照顾，怎么样？象梅小义……”

哥哥回答他的是一个耳光，兼一声斥骂：

“滚蛋！你懂什么！”

今天，从梅小义的话里知道：梅家要永远离开这个镇了。



了……

梁小冬并排地坐在梅小义的身边，眼里湿润了，竟想不出一句安慰话。

只见梅小义从兜里掏出一小截木炭，边在地上划着，边嘟哝：

“哼！我走了，也不让他们安宁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梁小冬心里扑通扑通直跳。

事情不难判断，这“反动”标语是小义……

啊！天！若是让哥哥把梅小义查出，结果也是不难想象的。此时，他仿佛看到木棒、皮带在眼前挥动，小义在地上打着滚儿地哭号……

梁小冬的心实在受不住

了……

黄昏已经变成夜晚，天上的星辰已被浓云盖尽。胡同口的人影，也掩在黑暗中。梁小冬仍在不远的地上徘徊。

突然，一个很“嘎”的主意涌上他的心头。

只见他飞跑着回到家，从厨房的炉下翻出了一块未烧尽

的木炭，在自己的手上涂了涂，便悄悄离了家门。

走到胡同附近，他先是把附近的几面墙上都搨上了手掌印。然后，又乘人不备，爬上了一个墙头。慢慢地向那面有“反动”标语的墙移动。最后，他俯身伸出手，在标语的正上方轻轻拍了几拍……

他跳下墙头跑着，公安局的摩托车从对面开来，车灯晃着他的眼。他故意把两只手反过来遮住自己的眼。

三

吴主任还是被梁小冬这件往事感动了，感叹着说：

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精神可嘉！”

梁小冬眨巴着眼睛，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吴主任您别抬我了。我当时只是想：要是梅小义被抓住，我哥哥那心狠手黑的东西不定怎么整治他呢。再说，送到公安局，判刑一定轻不了。为什么？他爷爷是‘走资派’呀！小义的事，往他爷爷身上一联系，我的妈！小义本人完蛋了不说，定会又坑了他一家子！您不熟悉，小义他爷爷是个好老头儿。有一次，开会斗争他，我也钻到台前去看。听着那些人发言，没劲，我一个劲儿打瞌睡。会结束时，小义给他爷爷送大衣，这老头还朝他孙子递眼神儿，要小义把大衣给我披上。因为我只穿个背心儿……话说回来吧，我为什么替小义领祸？我毕竟是梁立夏的弟弟呀！我哥哥跟公安局的人，多少有些面子，总不会判我十年八年的。至多，挨几顿臭打。打吧，至多

不是屁股开花嘛！要是小义进了公安局，怕是很难活着出来呢！……如今，说是要给这写标语的人优待，让他当侦察员，好，我今天就给小义写信，让他回来！要是我抢了人家的功，将来朋友见面儿，您让我的脸往哪儿搁！”

吴主任望着眼前这个嘎鼻子嘎眼的孩子，鼻子酸了，热泪在眼眶里滚动。他用手抚摸着这十五岁少年那蓬乱的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梁小冬仰起头对吴主任说：

“吴主任，没我的事儿啦，我走啦！回家就给小义写信！”

说完，梁小冬象个小鲤鱼从吴主任手下挣脱，溜出门外，蹦蹦跳跳向家跑去……

（插图：冯贵才）



眼 睛

运河滩上，有一个古碑镇。

古碑镇西口，有一株大柳树。

大柳树下，有一块很大的长方石卧在地上，这就是古碑镇借以得名的那块古碑。如今，倒卧的古碑上，早已成为人们乘凉、聊天儿、下棋的好地方了。

现在，正是千里流火的盛夏。长方石上，有垂柳投下的浓荫，有河水送来的清凉气息，自然是吸引人的好地方。

我们的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正是灼热的中午。长方石上坐着三个少年。他们年龄一般大，加起来总共四十五岁。

论关系，他们是战友，经历过十分激烈的共同战斗。可是，却有下面一段奇怪的对话：

“喂，光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周立柱。到河东生产队一打听二牛儿，都知道，那就是我的小名儿……你呢？”

“郑武。‘郑重其事’的‘郑’，‘武装斗争’的‘武’……喂，眼镜儿，你呢？”

“司维。”戴眼镜的男孩回答。

光头的男孩说：

“嗨，有意思。‘思维’就是经常想事儿，大脑发达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是姓那个‘思’，是这个字儿——”

说着，司维正了正眼镜儿，找一根草棍儿，在地上写了一个“司”字儿。

听话音儿，他们好象刚刚结识，根本不象“经历过共同战斗”的战友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好，请你看一张“公告”吧。

二

古碑镇的街心路南，就是镇政府的大院儿。

此时，大门儿左边的墙壁上，贴着一张大红纸，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过路人。

这是昨天贴出的“表扬公告”。

公告上说：

前天，即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，有一个坏人流窜本镇。当即被古碑镇民兵代理营长程彪发现，进行追赶。坏人见情况不妙，立即穿过石桥向河东生产队疾走。当时正是中午，镇上各学校刚刚放学，大街上汇集着学生的人流。程彪大

喊一声：“抓坏人哟！”许多学生都向石桥奔去。其中有三名中学生听到人们大喊“抓坏人”，立刻把书包解下，挂在河岸的树上，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河里，径直朝对岸那个疾走的坏人游去，抢先抓获了这个坏人。

镇革委会决定，除向上级汇报这一英雄事迹外，特在全镇给予通报表扬。

这三名中学生是：

古碑镇农业中学初三（2）班 周立柱

古碑镇铁路中学初三（6）班 郑 武

古碑镇驻军子弟中学初三（1）班 司 维。

三个平时互不相识的孩子，就这样，被一张“表扬公告”连在一起了。

三

这三名小勇士，为什么今天却相聚在这块古碑上呢？

原来——

昨天，镇革委会副主任兼文教组长罗进宝派人分别通知三位小英雄说：他要为报社写一篇通讯，报导这次“擒敌事迹”。写稿之前，当然要采访一番，于是便让三位小英雄到擒敌现场等候，时间约定为中午一点半。

三个中学生相继来到桥头等候罗副主任，为了避开日晒，便决定暂先在柳荫下的古碑上坐一坐。

没想到太阳平西了，还不见罗副主任来，三个人都有点着



急了。

然而，三个人着急的原因又各不相同。最先嘟嘟囔囔骂起来的是那个小名叫二牛儿的周立柱。

四

周立柱，一身农式裤褂，留着光光的“和尚”头，朴实憨厚而又机警。一看，就象个十足的小庄稼汉。

的确，周立柱无论对待什么事儿，都象个小农民，不注重虚名儿，专重实际。

这些年来，他已经学会斜愣着眼睛，用怀疑的眼神儿看人。不管你讲着多么正经的大道理：“意义”啦，“重要性”啦，